

本埠生活录

清秋两题

◆ 石磊

风月总无边

暗燃的可能性

◆ 何菲

之一,打电话给鲍卿先生,替友人约妥时间,去鲍府上,排排八字前程。鲍先生是本埠官派命理一等一的大师,跟鲍先生讲,咯么,我就不过去了,让友人自己去了。鲍先生颇诧异,依做啥不来?一道来白相相。

倒也是,人生无事常相见,遵嘱去白相。

午后闷热,鲍家的老房子高敞,不腻不热。屋里黯沉沉的,物物堆得崇山峻岭一般,各种卷子,柜子,以及苍秀的古琴与弦子,连墙上都挂满。陪友人在廊下坐,寒暄几句,吃两碗茶。末了,友人贴肉掏出生辰八字,我立起身,识趣回避,离开廊下,进去里屋。

屋内深阔,幽静,坐着位女子,在缓缓抚琴,伊是鲍先生的学生,鲍先生使命之余,尚善理琴,是颇厉害的古琴大师傅。女子长得耐看,容颜秀展,坐在这种老房子里,十分沉得住气韵,我喜欢。女子客气,斟了茶给我,仍坐下抚琴,我亦无事可做,捧着茶,默默于琴边细听。竟,听了满满半个下午。琴够好,宅够老,以及寸步之遥,以及一对一,实在天时地利,件件完整。琴音极圆满,意蕴很到家,句句直指人心,简直少有的听琴经验。李祥霆的九霄云佩,我亦听过不插电扩

音的,仿佛,都没有今日今时此时此刻的好。女子低眉一笑,古琴么,从来不是表演型的乐器,私下里一对一,顶多一对二三,听着才有意思。恰巧几日后,去听一个新派中式家具的讲座,进门听见主讲者在意气风发弹古琴,一枝麦克风搁在琴边,扩大出来的琴音,塑料极了。立了三分钟,忍无可忍,告辞出来。

之二,伏日与清秋,都是吃羊肉的好季节,我想我的前世里,总有一世是匈奴,三天两头,于城中忙碌觅羊。

真如的羊肉馆,一百年不止了,白水煮煮,切厚厚片,简单一盘子,朴素得不能再朴素。肉肉入口即化,细软,嫩香,算得肉中翘楚。想想米其林那些洋盘,哪里会懂这种佳美?不说也罢。某日去,居然没开门,停水停电,门口一堆向隅落寞食客。晃到老街上,看见一枚本地老伯在拷黄酒,默默凑过去,问,哪里还有好吃羊肉啊?老伯很尽心,绕了刻把钟路,带我到弯曲陋巷里,交给老板娘。原来,是一家海门羊肉馆子,24小时滚锅沸腾,煮得极好的羊肉,切肉肉的时候,老板娘问,要哪种?煽羊还是普通羊?吓一跳,第一次听到,上海也有煽羊,一直以为只有宁夏甘肃那些地

方,有羯羊。还是选了普通羊。

改日去土耳其馆子吃羊肉,羊羔肉炖十来个小时,配栗子米饭,老板毫不谦逊,跟你讲,我敢保证,这肯定是你吃过的,最好吃的羊羔肉。老板的胸,算是拍对了,确实是,人生最佳羊羔肉。那种曼妙,亦是只有羊肉能够贡献,鸡鸭猪牛都办不到。我还爱土耳其馆子的落地百叶窗,正午时刻去,遮得严严实密,百叶里依然顽强透彻出窗外的烈日骄阳,仓库改成的大屋,空荡清凉,一派懒洋洋的游牧气氛,穿件丝衣,凉津津地杵在那里,从羊羔肉吃到土耳其咖啡,动辄消磨掉一个下午……绝赞的说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40) ◆ 严力

时间在一字一句地朗诵着
铁器上锈迹斑斑的段落
其实与新出厂的标榜差不多
只是把广告的意思反方向阅读

我们都少不了背背背的动力
用它去向前拥抱各自的未来

人间最难最日常的事情
就是要把饥饿与温饱控制在
舒服的范围里

生活的每个洞口
都埋伏着虚荣的深度

一身名牌就像满身打满了
补丁的金钱

繁华与寂寞

今年7月初我完成了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。那就是和南京的几个学佛女孩组成一个七仙女朝圣团,一起坐12小时的火车,从南京到了西南边陲的成都。睡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再坐十个小时大巴到阿坝州,那里有从青海果洛开车赶过来接我们的康赛寺的师父提前在等候。上车后还要开一个小时才能从阿坝到了青海的蓝天白云下。

这样的旅程看起来和实际上都有点辛苦,要小心高原反应,要适应青海住地师父家里只能打井水用,洗头洗澡为了防止感冒也暂时不提了。好在青海的气候干燥,早晚凉快,中午有干净的太阳,人很少出汗,一个月不洗澡的藏人看上

细节是一种奢侈

一个普通的周末下午,听到书房电脑前的家人不知被什么逗笑了,好奇地过去看了一眼,是部新上线的电影,已经播放了十来分钟,好像挺不错的样子。我到客厅打开电视,在视频点播客户端里搜索片名,找到这部电影,沏杯茶捧在手里从头看起来。两小时后,两个人以十来分钟的时间差分头看完电影,晚饭桌上还讨论了一番剧情。

在2016年,这是无比平常的一件事,但这一次,我忽然想起当年一家人挤在沙发上,面前只有一个电视机屏幕的日子。

在那个年代,“抢遥控器”是家庭的主要矛盾之一,甚至有过“电视遥控器是一个家庭的权杖”这样戏谑的说法。在我家,这权杖掌控在球迷父亲手里,足球赛直播面前,一切节目都要毋庸置疑地让路,热门剧集的大结局在内。隔了

斯洛文尼亚
卢布尔雅那风光

杨秉辉 画一文

斯洛文尼亚在巴尔干半岛的西北角,与意大利的威尼斯近在咫尺。首都卢布尔雅那。萨瓦河流经市区,两岸建筑较为陈旧,岸边有些咖啡座,河上有座石桥名龙桥,即两侧桥头各雕有一两翼四足的、西方人称为“龙”(颇似“侏罗纪”中翼龙)的动物,形象倒也生动。不远处有三重桥是并列相邻、形状相同、同时建造的三座石桥,桥头、栏杆有些雕塑,皆相同。卢布尔雅那城堡在市政厅背后的小山上,有缆车可以登临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蓝色狂想曲

◆ 戴蓉

马德里的夏日,晚上八点钟的天空依然是明晃晃的蓝。

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,馆藏品大多是画家少年时的画作和蓝色时期的作品。一幅蓝色花瓶的静物画里,幽蓝的玻璃瓶里插了红蓝二色的花朵,零星散落的几抹白用来表现玻璃的质感和反光。《屋顶》这幅画,把巴塞罗那画成了静谧的蓝光之城。毕加索蓝色时期画的鸽子有十几幅,整个海湾的海水仿佛是从他的阳台倾泻而出,导览的解说词里说,鸽舍与海在现实中是两个无法同框的视角。毕加索的父亲、姑母在他画的肖像中都是严肃忧郁的,深色衣服轮廓与背景融为一体,而他自己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影像,却是那个穿着蓝白条纹T恤的家伙。同款衣服今日依然挂在博物馆商店的显眼处。我在此城住的旅店,名为“蓝色巴塞罗那”,餐桌是钴蓝床罩是藏蓝,走廊尽头的一面墙漆成海蓝,浴室里靛蓝的地砖即使没有水,走近也让人有波光潋滟的错觉。床头那幅圣家族大教堂的照片,深蓝夜幕下的教堂尖顶上镶嵌着花朵般的星星,远看像洒

了粉白糖霜的糕饼。

海洋圣母教堂的附近,找到一处看弗拉明戈舞的地方。跳舞的两名女子中,有一名身着蓝紫色的舞裙。带长流苏的披肩、蛋绿色尾裙、簪在头顶的硕大假花和粗跟鞋,这些过于纷繁的元素在弗拉明戈里却丝毫不显得突兀。舞者“踢踏”作响的舞步和乐声相应和,繁弦急管让人心跳加速。鼓点低沉,西班牙吉他清亮,女歌者略带哑咽却深具爆发力的幽怨烟嗓唱足两个小时。弗拉明戈是哀婉又热烈的舞,用“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”来形容再贴切不过。在毒日头下跋涉了一天的我,在微凉的夜气里起了一点困意,在如此飞旋萦绕的歌舞里如堕梦中,明知稍纵即逝却想狂放一回的蓝色梦幻。

格拉纳达人家的阳台上,蓝绿花纹的花盆里开满了蓝雪花。蓝色清凉,绿色提神,蓝绿搭配是炎夏视觉里的薄荷糖。阿尔罕布拉宫博物馆里,米底的陶瓶上,蓝色、绿色、褐色的线条细细绘出山丘、鹿和山羊,白色瓷盘底部的图案是青花的石榴。

去黑黑的但也没有什么异味。

我第一次在草原上观看了赛马比赛。看到了就在头顶上出现的美丽彩虹。看到了无数牦牛和羊,狗、人的和平共处。星星离人很近,接受了老态龙钟的出家人的摸顶祝福,还一个人花一个半小时环绕整个寺院一周,按顺时针方向转过了所有的经筒,似乎今生所有的罪孽都可以得到了救赎。

师父们开车到久治县城的时候,我们会跟着车进城看看,县城里什么都有,理发店,饭馆,菜场,商场和卡拉OK,我喜欢街道两边都是两层小楼的不高的商铺,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,外表和我在泰国、老挝看到的商业街和广场也没有什么区

多屏时代

◆ 阿眉

这许多年我还记得,哪些节目是在邻居家的电视机前看的。
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往往是由技术改变的,就像奥斯汀时代盛行的读书会,就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平装本的普及而迅速消失。一卷轻薄廉价的书籍在手,再也无需十几位同好聚在一起,捧着那本昂贵的小羊皮封面精装本轮流朗读。

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来到了多屏时代,至少,是多屏时代的开端,无论电脑、PAD、手机,无论在电梯、地铁、购物中心、餐厅……城市里随处一抬眼,总不难找到一块屏幕,播放着试图传达给你的信息。当然大部分人视而不见,只埋头于自己手中的手机,这块屏幕上的信息,至少是自己选择的。

服务商也善解人意地配合多屏时代推出了“云端同步”功能,用不同的终端看同一部电影同一本

别,都有老树、老狗、老人。蓝天白云的背景,街道干净开阔。

有时我们四处寻找的良驹恰是你胯下的坐骑。美景不用远在天边而总是近在眼前。

我们七仙女朝圣团在青海藏区度过了完美的一个星期。然后又是一大早由师父的车送到阿坝,再坐大巴当天下午到成都,度过了一个星期早晚还要穿秋裤的青海阴凉时光,被成都夏日滚烫的热浪突然袭来的刹那真的如同仙境掉落人间,整个人都晕了。

都市专栏

周刊 第440期

书,云端都自动记录进度,譬如用阅读器读某本书读到一半,某天身边只有手机时用相应客户端登录打开那本书,也会正好停留在你上次看到的地方。这样的细节,我小时候在科幻小说里可从没读到过。

幻想终究需要现实作为地基,在科幻小说《三体》中,罗辑在冬眠了185年后醒来看到的未来世界,就建立在作者所处21世纪初的现实中——“到处都是动态的信息窗口,墙壁上、桌面上、椅子上,地板和天花板上,甚至一些小的物品,如餐桌上的水杯和餐巾纸盒上,都有操作界面、滚动文字或动态图像,仿佛整个餐厅就是一个大的电脑显示屏,显现出一种纷繁闪耀的华丽。这个世界,好像就是用显示屏当砖头建起来的。”

也许,有生之年,我们这一代人还来得及亲眼见到这一幕。